

三國演義

毛宗崗評本 ● [明]羅貫中 著 [清]毛宗崗 評改

下



上架建議 古典名著

ISBN 978-7-5325-0336-0



9 787532 503360

定價：90.00元（全二冊）

易文網 www.ewen.cc

三國演義



毛宗崗評本・〔明〕羅貫中著〔清〕毛宗崗評改

下

趙雲截江奪四妹



曹操兵下江南



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

取川者，玄德之心也。然乘劉璋之來迎而襲殺之，以奪其地，不足以服西川之人心，此玄德之所不欲爲也。龐統以此勸之；勸之不從，而欲自行之。若孔明處此，必不然矣。是以龐統之智，雖不亞於孔明；而用譎而不失其正，行權而不詭於道，則孔明又在龐統之上歟？

英雄一生出色驚人之事，不可多得，得其一，便可傳爲美談。今偏不止一番，却有兩番，則子龍之截江奪阿斗是也。美雲長者，但稱其單刀赴會，而不知已有油江赴會一事以爲之前焉。美子龍者，但稱其長坂救主，而不知又有截江奪主一事以爲之後焉。嘗歷觀前史，求其出色驚人者，或代止有其一人，人止有其一事，孰有應接不暇如《三國》者乎？然則既讀《三國》，雖有他書，不敢請矣。

孫夫人在荊，劉備得以孫權之母牽制孫權；若使阿斗入吳，孫權又將以劉備之子牽制劉備矣。英明如夫人，豈不知東吳取阿斗之意，而乃欲携之以歸耶？國太病而取夫人，似也；其取阿斗則非國太之意可知也。取阿斗非國太之意，則取夫人亦未必爲國太之意可知也，而夫人曾不察焉。然則由前而觀，不愧爲女丈夫；由後而觀，依然女子之見耳。

荀彧之死，或以殺身成仁美之者，非也。初之勸操取兗州，則比之於高、光；繼之勸操戰官渡，則比之於楚、漢。凡其設策定計，無非助操僭逆之謀。杜牧譏其教盜穴牆發櫃者，誠爲至論矣。

既以盜賊之事教之，後乃忽以君子之論諫之，何其前後之相謬耶？蓋或之失在從操之初，而欲蓋之以晚節，毋乃爲識者所笑？

父兄創業以貽子弟固難，子弟能承父兄之業尤難。當曹操討董卓之時，與孫堅並列，權特操之後輩耳。操之言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。」隱然以前輩自居，而以後輩目權也。然袁術以年少輕孫策，而曹操正以年少重孫權，此老奸識英雄之眼，又非他人可及。

孫權之擊合肥，宋謙死焉，太史慈又死焉。至於濡須而獨能屢勝，何也？蓋東吳之兵長於自守，而短於攻取。合肥攻取之兵也，濡須則自守之兵也。以攻取，則一城不能拔；以自守，雖四十萬之衆可以却之。其亦長短之勢有異乎？

前回與後回，皆敘玄德入川之事，而此回忽然放下西川更敘荊州，放下荊州更敘孫權，復因孫權夾敘曹操。蓋阿斗爲西川四十餘年之帝，則取西川爲劉氏大關目，奪阿斗亦劉氏大關目也。至於遷秣陵，應王氣，爲孫氏僭號之由；稱魏公，加九錫，爲曹氏僭號之本。而曹操夢日，孫權致書，互相畏忌，又鼎足三分一大關目也。以此三大關目，爲此書半部中之眼。又妙在西川與荊州分作兩邊寫，曹操與孫權合在一處寫，敘事用筆之精，直與腐史不相上下。

却說龐統、法正二人，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「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決不可行。」二人再三說之，玄德只是不從。次日，復與劉璋宴於城中，彼此細敘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龐統與法正商議曰：「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」便教魏延登堂舞劍，乘勢殺劉璋。如范增之遺項

莊。延遂拔劍進曰：「筵間無以爲樂，願舞劍爲戲。」龐統便呼衆武士入，列於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劉璋手下諸將，見魏延舞劍筵前，又見階下武士，手按刀靶，直視堂上，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：「舞劍必須有對，某願與魏將軍同舞。」如項伯之對項莊。二人對舞於筵前。魏延目視劉封，封亦拔劍助舞。於是劉瓚、冷苞、鄧賢各掣劍出曰：「我等當羣舞，以助一笑。」鴻門宴上，舞劍只有一人，今却有無數項莊、項伯，更是奇絕。玄德大驚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劍，立於席上曰：「吾兄弟相逢痛飲，並無疑忌。又非鴻門會上，何用舞劍？不棄劍者立斬！」劉璋亦叱曰：「兄弟相聚，何必帶刀？」命侍衛者盡去佩劍。衆皆紛然下堂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，以酒賜之。鴻門宴上，止賜樊噲卮酒，今却有無數樊噲，更是奇絕。曰：「吾弟兄同宗骨血，共議大事，並無二心，汝等勿疑。」諸將皆拜謝。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：「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。」二人歡飲，至晚而散。玄德歸寨，責龐統曰：「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？今後斷勿爲此。」龐統、法正之謀太急，不如玄德之緩。急則不免於忽，緩則不失爲仁。統嗟嘆而退。

却說劉璋歸寨，劉瓚等曰：「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後患。」劉璋曰：「吾兄劉玄德，非比他人。」衆將曰：「雖玄德無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，以圖富貴。」從來帝王事業，多是手下人成之。璋曰：「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。」遂不聽，自與玄德歡敘。忽報張魯整頓兵馬，將犯葭萌關。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領諾，即日引本部兵，望葭萌關去了。衆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，以防玄德兵變。爲後文取涪關張本。璋初時不從，後因衆人苦勸，乃令白水都督楊懷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關。劉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關，嚴禁軍士，廣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玄德不欲遽殺劉璋，亦爲收民心故耳。先收民心，而後取西川，此是玄德主意。

早有細作報入東吳。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。顧雍進曰：「劉備分兵遠涉，出險而去，未易往還。何

不差一軍，先截川口，斷其歸路，後盡起東吳之兵，一鼓而下荆、襄，此不可失之機會也。」此計但說得好聽，

須知荆州有孔明、關、張、趙雲守之，未易得取也。

權曰：「此計大妙。」正商議間，忽屏風後一大喝，而出曰：「進此

計者可斬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？」劉表屏風後之一人，是玄德難星；孫權屏風後之一人，是玄德救星。衆驚視之，乃吳

國太也。國太怒曰：「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與劉備。今若動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！」前爲孫夫人不欲殺玄德，今

又爲孫夫人不欲取荆州。因此孫權曰：「汝掌父兄之業，坐領八十一州，尙自不足，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！」

孫權喏喏連聲，答曰：「老母之訓，豈敢有違。」遂叱退衆官。國太恨恨而入。孫權立於軒下，自思：「此

機會一失，荆、襄何日可得？」孫權此時還當埋怨周郎。正沉吟間，只見張昭入問曰：「主公有何憂疑？」孫權

曰：「正思適間之事。」張昭曰：「此極易也：今差心腹將一人，只帶五百軍，潛入荆州，下一封密書與郡

主，只說國太病危，欲見親女，若國太聽得咒他，又當着惱。取郡主星夜回東吳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帶來。

那時玄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。前日折了一個夫人，今日却要贏他一個公子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動兵，更有何礙？」權

曰：「此計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膽量。自幼穿房入戶，多隨吾兄，今可差他去。」昭曰：「切

勿漏洩，只此便令起行。」於是密遣周善，將五百人，扮爲商人，分作五船。後來呂蒙亦使人扮作客商，今却於此

處先有一引子。更詐修國書，以備盤詰；船內暗藏兵器。周善領命，取荆州水路而來。

船泊江邊，善自入荆州，令門吏報孫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書。夫人見說國太病危，洒

淚動問。不是太太要歸神，却是哥哥會搗鬼。周善拜訴曰：「國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儻去得遲恐不

能相見。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。」阿斗不是孫夫人養的，既非國太親外孫，如何要見？只此便可知其撒謊。夫人曰：

「皇叔引兵遠出，我今欲回，須使人知會軍師，方可以行。」周善曰：「若軍師回言道，須報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。如之奈何？」夫人曰：「若不辭而去，恐有阻當。」周善曰：「大江之中，已准備下船隻，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。」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將七歲孩子阿斗載在車中；昔日長坂坡前，虧了一個死夫人保來；今日荊州城裏，幾被一個活夫人取去。隨行帶三十餘人，各跨刀劍，上馬離荊州城，便來江邊上船。府中人欲報時，孫夫人已到沙頭鎮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開船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：「且休開船，容與夫人餞行！」視之，乃趙雲也。來的突兀。○阿斗曾做趙雲懷中之物，今日此去，如取其懷而奪之矣。原來趙雲巡哨方回，聽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。只帶四五騎，旋風般沿江趕來。前吳將追夫人是旱路，今子龍追夫人是水路。前是以旱追旱，今是以旱追水。前有六將，今只一人。周善手執長戈，大喝曰：「汝何人，敢當主母！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，各將軍器出來，擺列在船上。風順水急，船皆隨流而去。趙雲沿江趕叫：「任從夫人去，只有一句話拜稟。」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進。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魚船在那裏。趙雲棄馬執鎗，跳上漁船。只兩人駕船前來，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。漁船只取得魚，今却借他取一小龍，可謂小材大用。周善教軍士放箭。趙雲以鎗撥之，箭皆紛紛落水。離大船懸隔丈餘，吳兵用鎗亂刺。趙雲棄鎗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劍在手，分開鎗撈，望吳船湧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此一躍之功，抵得長坂坡十戰。吳兵盡皆驚倒。趙雲入艙中，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，若非昔日在子龍懷中，安得今日在夫人懷中。喝趙雲曰：「何故無禮！」雲插劍聲喏曰：「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軍師知會？」夫人曰：「我母親病在危篤，無暇報知。」雲曰：「主母探病，何故帶小主人去？」夫人曰：「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荊州無人看覷。」雲曰：「主母差矣！主人一生，只有這點骨血。極似糜夫人對子龍語。小將在當陽長

坂坡百萬軍中救出，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，是何道理？」有得他說，說得嘴響。夫人怒曰：「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」雲曰：「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」夫人喝曰：「汝半路輒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」宛然是昔日叱喝徐盛、丁奉面孔。雲曰：「若不留下小主人，總然萬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！」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掙，子龍前番救阿斗，是殺着男將；今番奪阿斗，却撞着女兵。被趙雲推倒，就懷中奪了阿斗，抱出船頭上。何等爽快。欲要傍岸，又無幫手；欲要行兇，又恐礙於道理，進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奪阿斗，趙雲一手抱定阿斗，前做了男贈嫁，今却做了雄乳娘。一手仗劍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後梢挾住舵，只顧放船下水。風順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趙雲孤掌難鳴，只護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。正在危急，忽見下流頭港內，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趙雲自思：「今番中了東吳之計！」不獨子龍着急，讀者至此，亦替子龍着急。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，手執長矛，高聲大叫：「嫂嫂留下姪兒去！」先聞其聲。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，急來油江夾口，正撞着吳船，急忙截住。後見其人。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。周善見張飛上船，提刀來迎，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，提頭擲於孫夫人前。一顆人頭，權當叔叔錢行之禮。夫人大驚曰：「叔叔何故無禮？」張飛曰：「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，私自歸家，這便無禮。」快人快語。夫人曰：「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報，須誤了我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願投江而死！」張飛與趙雲商議：「若逼死夫人，非爲臣下之道。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。」前日夫婦歸荆，追之者意不在婦而在夫；今日母子歸吳，追之者意不在母而在子。乃謂夫人曰：「俺哥哥大漢皇叔，也不辱沒嫂嫂。今日相別，若思哥哥恩義，早早回來。」說罷抱了阿斗，自與趙雲回船，東吳許多將佐，追不得劉備轉去；今只張、趙二人，却奪得阿斗轉來。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。後人有詩讚子龍曰：

昔年救主在當陽，今日飛身在大江。船上吳兵皆膽裂，子龍英勇世無雙。

又有詩讚翼德曰：

長坂橋邊怒氣騰，一聲虎嘯退曹兵。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應傳萬載名。

二人歡喜回船。行不數里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，前寫張、趙，今寫孔明。若孔明此時不來，便疏漏矣。見阿斗已奪回，大喜。三人並馬而歸。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，報知玄德。

却說孫夫人回吳，具（且）說張飛、趙雲殺了周善，截江奪了阿斗。孫權大怒曰：「今吾妹已歸，與彼不親，殺周善之讐，如何不報！」喚集文武，商議起軍攻取荊州。此處只敘孫權取荊州之謀，便不敘母女怎生相見，并眞病假病緣故，此省筆之法。正商議調兵，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，來報赤壁之讐。曹操起兵，不向曹操一邊敘來，却在孫

權一邊聽得，又省筆之法。

孫權大驚，且按下荊州，商議拒敵曹操。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

書上呈。權拆視之。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，可速遷於此，以爲萬世之業。爲後文稱

帝張本。孫權覽書大哭，謂衆官曰：「張子綱勸吾遷居秣陵，吾如何不從！」即命遷治建業，築石頭城。石頭

城自此而始。呂蒙進曰：「曹操兵來，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。」諸將皆曰：「上岸擊賊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築

城？」蒙曰：「兵有利鈍，戰無必勝。如猝然遇敵，步騎相促，人尙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」能守而後能

戰，有備而後無患，呂蒙可謂善計。權曰：「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子明之見甚遠。」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。曉夜

併工，刻期告竣。以下接過孫權，接敘曹操。

却說曹操在許都，威福日甚。長史董昭進曰：「自古以來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雖周公、呂望莫可及也。櫛風沐雨三十餘年，掃蕩羣凶，與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，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

公之位，加九錫以彰功德。」董昭前請遷都許昌，今又請加九錫，全乎爲曹操腹心者也。不想食淡人，偏不肯淡。你道那九錫。

一，車馬。大輅，戎輅各一。大輅，金車也。戎輅，兵車也。玄牡二駟，黃馬八匹。二，衣服。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袞冕，王者之服；赤舄，朱履也。三，樂懸。樂懸，王者之樂也。四，朱戶。居以朱戶，紅門也。五，納陛。納陛以登。陛，階也。六，虎賁。虎賁三百人，守門之軍也。七，鈇鉞。鈇，鉞各一。鈇，即斧也；鉞，斧屬。八，弓矢。彤弓一，彤矢百。彤，赤色也。旅弓十，旅矢千。旅，黑色也。九，秬鬯圭瓚。秬，一亩，圭瓚副焉。秬，黑色也。鬯，香酒，灌地以求神於陰。卣，中樽也。圭瓚，宗廟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

侍中荀彧曰：「不可。丞相本興義兵，匡扶漢室，當秉忠貞之志，守謙退之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」荀彧向爲曹操心腹，今日忽然作此等語，是教曹操以淡也。董昭淡而不淡，荀彧不淡而假淡，可發一笑。曹操聞言，勃然變色。董昭曰：「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？」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，加九錫。操願書墓道曰「曹侯之墓」，今則與此言大不相同。荀彧嘆曰：「吾不想今日見此事！」操聞，深恨之，以爲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興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，託病止於壽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，曹操有九錫，荀彧只有一錫。盒上有操親筆封記。開盒視之，並無一物。彧會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漢文帝賜食於周亞夫而不設箸，是猶有食也。今操以空盒賜荀彧，是并食亦無有矣。明是使彧絕食之意，彧安得不死乎？年五十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

文若才華天下聞，可憐失足在權門。後人休把留侯比，臨沒無顏見漢君。

其子荀惲，發哀書報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諡曰敬侯。

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，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，哨至江邊。回報云：「遙望沿江一帶，旗旛無數，

不知兵聚何處。」方見藏兵在塢之妙。操放心不下，自領兵前進，就濡須口擺開軍陣。操領百餘人，上山坡遙望戰船，各分隊伍，依次擺列；旗分五色，兵器鮮明。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，坐着孫權；左右文武侍立兩邊。操以鞭指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，若劉景升兒子，豚犬耳！」劉琮降操而操薄之，孫權拒操而操嘉之。奸雄賞鑑，亦自不凡。忽一聲響動，南船一齊飛奔過來。濡須塢內又一軍出，衝動曹兵。曹操軍馬退後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，爲首馬上人，碧眼紫髯，衆人認得正是孫權。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。操大驚，急回馬時，東吳大將韓當、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。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，敵住二將，曹操得脫歸寨。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。操軍一敗。操回寨，重賞許褚，責罵衆將：「臨敵先退，挫吾銳氣！後若如此，盡皆斬首！」是夜二更時分，忽寨外喊聲大震。操急上馬，見四下裏火起。赤壁之火，於此再見。却被吳兵劫入大寨，殺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。操軍再敗。操心中鬱悶，閒看兵書。程昱曰：「丞相既知兵法，豈不知兵貴神速乎？丞相起兵，遷延日久，故孫權得以準備。夾濡須水口爲塢，難於攻擊，不若且退兵還許都，別作良圖。」操不應。不應便有退心。程昱出。操伏几而臥，忽聞潮聲洶湧，如萬馬爭奔之狀。操急視之，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，光華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兩輪太陽對照。日而有三，正應鼎足之象。忽見江心那輪紅日，直飛起來，墜於寨前山中，其聲如雷。猛然驚覺，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。正征戰時，忽然敘却一夢，一部《三國》皆當作如是觀。帳前軍報道午時。曹操教備馬，引五十餘騎，逕奔出寨，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。正看之間，忽見一簇人馬，當先一人金盔金甲。操視之，乃孫權也。孫權之母夢日而生權，曹操之夢正與權母之夢相合。三十八回中事，於此照應出來。權見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馬，以鞭指操曰：「丞相坐鎮中原，富貴已極，何故貪心不足，又來侵我江南？」操答曰：「汝爲臣下，不尊王室，吾奉

天子詔，特來討汝！」孫權笑曰：「此言豈不差乎？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？吾非不尊漢朝，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！」孫權題目，亦自正大。操大怒，叱諸將上山捉孫權。忽一聲鼓響，山背後兩彪軍出：右邊韓當、周泰，左邊陳武、潘璋。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，矢如雨發。操急引衆將回走，背後四將趕來甚急。趕到半路，許褚引衆虎衛軍敵住，救回曹操。操軍三敗。吳兵齊奏凱歌，回濡須去了。操還營自思：孫權非等閒人物，紅日之應，久後必爲帝王。正與秣陵王氣相應。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，又恐東吳恥笑，進退未決。兩邊又相拒了月餘，戰了數場，互相勝負。省却無數筆墨。直至來年正月，春雨連綿，水港皆滿，軍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異常。赤壁連環之舟，水中如在岸上；濡須雨後之兵，岸上如在水中。操心甚憂。當日正在寨中，與衆謀士商議。或勸操收兵；或云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歸。操猶豫未定，忽報東吳有使齋書到。操啓視之。書略曰：

孤與丞相，彼此皆漢朝臣宰。丞相不思報國安民，乃妄動干戈，殘虐生靈，豈仁人之所爲哉！即日春水方生，公當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復有赤壁之禍矣。公宜自思焉。

書背後又批兩行云：

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操以權爲英雄，權亦以操爲英雄，正是兩心相照。

曹操看畢，大笑曰：「孫仲謀不欺我也。」操長權，權亦畏操。若云不畏，便是欺人之語。重賞來使。遂下令班師，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，自引大軍回許昌。赤壁以遇火而退，濡須以遇水而歸，前後遙遙相映。孫權亦收軍回秣陵。

權與衆將商議：「曹操雖然北去，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，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荊州？」張昭獻計

曰：「且未可動兵。某有一計，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。」正是：

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謀壯志又圖南。

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